

354.2
421.44
考茨基著
岑紀譯

土地問題

上卷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Karl Kautsky 著
岑 紀 譯

中山
文庫
土

地

問

題

上
卷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序

本書之作乃造因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土地政綱的爭論。這一政綱曾向佛蘭克佛爾特黨大會提出，但爲布勒斯拉夫大會上所否決。無論對於這些爭論的意見怎樣，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在這些爭論中無論德國社會民主黨或國際社會民主黨對於近代農村經濟發展之趨勢都缺乏一致的意見，因此也就缺乏一種無可爭論的原則，足以作爲一定的土地政綱的基礎。

因此在布勒斯拉夫黨大會上，一致承認有徹底研究土地關係的必要。

自然，引起我對農業問題的興趣的，並不一定是這個原因。在我的黨的活動開始時，我已經很熱烈的研究這個問題了。一八七八年，當我還是用假名“Symmachos”寫作的時候，我在維也納雜誌社會主義者上發表了好幾篇論文題爲農民與社會主義。我原擬將其中某幾篇印成煽動的小冊出版，但是所有的版本都被沒收了。一八七九年我完成了我的著作“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在這本書內，生活資料生產的問題，佔一明顯的地位。一八八〇年呂赫特年鑑發表了我論農民中的鼓動的論文；一八八一年在“Staatswirtschaftliche Abhandlungen”內我研究了在生活資料生產方面的海外競爭問

題。除此以外，我在那時曾編輯了許多讀物如“*Der Onkel aus Amerika*”之類，專為農民閱讀。

因此在這十年（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中農業問題已引起了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注意，而在我這不過，是回復到舊相識——我向來完全不會間斷過的舊相識而已。

時間纔是給這一問題以很大實際及理論的意義。我黨之發展及農業的恐慌，使這一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所接觸的最重要的實際問題，立於同等地位。雖然馬克思主義已到處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及其對地租問題的完善研究，亦已出版；但是同時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已形成某些現象，似乎與馬克思底學說不相符合。於是這就給農業問題以非常的理論的興趣。我在研究早已熟知的問題的時候，可望無特殊的困難，我願意儘可能迅速地將我的著作問世，因為這並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急切的實際問題。但是本書的出版，畢竟是經過了三年之久。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由於我的職業的羈累，我不得不研究一些最迫切的問題，而恩格斯之死以及馬克思遺著之出版，又常常使我不得不擱置我的工作，另一方面，我想利用關於農村經濟狀況的最近材料作為我研究的根據，如最近英國國會農村委員會的調查，一八九〇年美洲農業調查錄第三卷，法國農業調查（一八九二年）以及一八九五年德國農業經營的統計，所有這些材料在一八九七年甚至到一八九八年纔公布出來。

但是工作繼續下去，就表現出我所規劃的小冊子的範圍，對於本書是太狹隘了。我以為問題不是要用我這

一著作以增加現有關於農業問題之不少專著及調查的數目。這一類的著作可供參考，且不乏統治階級的政府、科學以及政論家每年大批發表這一類的著作。我們所實際需要的研究，是要能在全都混亂的事實中發現其間的連繫，闡明隱藏在現象裏面及決定現象的性質的諸根本傾向。直到現在，一般農業問題之部分的問題，如大生產與小生產間之關係、債務承繼權、勞動者的缺乏、海外競爭之類都是當作獨立的現象，孤離地加以研究；現在就得將牠們當作單一與一般過程的局部現象來觀察。

這個任務很困難，題目也很廣泛；除此以外，在現有的文獻中我就不看見有一本從近代社會主義的立場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巨著。自然，社會民主黨的先進理論家都是從事於工業發展的研究。我們在恩格斯著作中，尤其在馬克思著作中雖然可以找到關於農業方面的問題的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但大都為一些偶爾的筆記及短篇論文。資本論第三卷中地租篇可說是例外，但是牠仍然是未完成的。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全部著作就死了。

即使馬克思完成了他全部著作，他還是沒有解決在現時使我們發生興趣的一切問題。照他的工作計劃他祇是研究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現時我們主要是注意資本主義社會內資本主義前期及非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形態之作用。

然而資本論對於我們研究農村經濟關係，卻是最可寶貴的，這不僅就他的結果而言，他的方法論，也足以使我們在這一個域內順利地繼續這一已經開始的工作。如果在這本書內我能夠發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

便，應歸功於我這兩位偉大的先生。我特別願意聲明這點，因為從某個時候起，甚至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已有一種議論，以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是陳舊了；他們說：固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是創造了一些完全值得注意的東西，固然，在現時他們的著作還能推動思想，但是誰不願意拘守教義，他就不必完全屈服於他們的影響之下；他們祇可作為達到較高點的過渡階段。他們說：這是從馬克思辯證法觀點中得出的結論，馬克思辯證法說：永久的真理是沒有的，一切的發展是經過現實的否定來完成的。

這似乎是很哲學的看法，但是這種看法同時產生出很有趣味的結論：即馬克思之不正確就是因為他的正確，辯證法之不可靠，就是因為辯證法的可靠。在這個結論中無可爭論的祇有一點：即辯證法的虛妄，但不是馬克思辯證法的虛妄。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Antidühring*）一書中（第三版一三三頁）曾指出，把消滅的否定當作辯證過程底份子是何等的妄謬。發展之經過否定無論如何并不是說否定一切的存在，牠是以那發展中的事物的繼續存在為前提。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否定，但不是人類社會的毀滅，而祇是他的某一發展狀態中某幾方面的毀滅而已。但無論如何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別於前期社會形態底各方面并不加以毀滅。如果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之否定，那末社會主義的制度就是「否定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重新恢復個人的財產但這種財產是以「資本主義時代之收穫為根據的」。（馬克思資本論德文第二版，七九三頁。）如果發展不是簡單地否定，消滅，而且還是保存。如果在現有的應當毀滅的東西以內，牠發現出值得保存

的東西，這時發展纔是一種進步。進步就是以前諸發展時代底收穫之積疊。有機體之發展不僅由於適應，而且由於遺傳，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階級鬭爭不僅在於毀滅和重新創造，而且在於征服，也就是說在於現存的保存；科學之成功，若不承襲原先的收穫，又不對原先的收穫取批評的態度，就沒有可能；藝術之進步並不是單單基於一種不承認有任何遺傳的天才之稟賦上面，而且也基於對前輩底典型的著作之理解上面。

祇有實際底研究纔使我們能夠判斷什麼應該毀滅，什麼應該保存；辯證法在這裏就絕對地不相宜，她不能作為代替此種研究的尺度。她祇是幫助研究系統化及磨鍊研究者之見解的一種手段。她的最高的價值就在此。然而她并不直接提供現成的結果。

從馬克思學說本身中推論出牠必須為較高的學說所代替，這種意見是由於對馬克思的辯證法有了錯誤的了解所致。在這一學說中何者是錯誤的，何者為科學之永久的收穫，這個問題之解決不是引用辯證法，而是要研究各種事實。但是從我的觀點看來，這種研究直到現在無論如何都不會達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地步。我祇看見一些猶豫和懷疑，但沒有看見一種能夠超越馬克思學說的新真理。

但是單單猶豫和懷疑，在辯證法意義上還不算是否定，還不算超越現有智識界限的繼續發展，也不算是勝過現有的理論。懷疑的原因，照我的意見，如其說是由於被懷疑的學說，勿寧說是由於懷疑者的本身。我想這不僅根據研究這些懷疑底結果是如此，就是根據個人的經驗也是如此。

在我研究社會主義的初期，我極不同情馬克思的理論。我對於馬克思理論曾採取批評的和不信任的態度，正如現在那些蔑視我盲目拘守教義的人一樣。但是我反而成爲馬克思主義者了。那時，以及後來每當我在基本問題上有了任何懷疑，最後我總是看出，其罪在我，而不是在我的先生；對問題加深研究就使我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這樣看來，每一次新的研究，每一次再考察的企圖都使我更加信服，更加承認那種學說，這學說底應用及推廣成了我畢生的責任。

農村經濟發展底現象引起了極嚴重的對「馬克思教義」的懷疑。本書就是要指出，這些懷疑究竟有什麼根據。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於柏林

目錄

上卷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之發展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	七
第三章 封建時代之農村經濟	一七
第四章 近代之農村經濟	三八
第五章 現代農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性質	七五
第六章 大生產與小生產	一三一
第七章 資本主義農村經濟之界限	一八四
第八章 農民之無產階級化	二三五
第九章 商品的農業所遇困難之激增	二七七
第十章 海外食糧生產的競爭及農業工業化	三三二
第十一章 前途的展望	四二三

土地問題

上卷 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經濟之發展

第一章 緒論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統治着近代社會。資產階級與僱傭工人間的矛盾是近代底動力，對於近代，實具影響。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是存在於近代社會內的唯一的生產形態。除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外還可遇到保存到現代的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法之殘餘，另一方面，在國家及公社經濟的某些形態與協同組合內已經發見新的較高的生產方法的萌芽。資本階級與僱傭工人間的矛盾還不是現代的唯一社會矛盾。除這兩個階級以外及在這兩個階級之間還存在着許多其他的階級——在他們之間，有社會的上層與社會的「渣屑」——一方面有君主和他的貴族，另一方面有各種游民。他們一部份為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形態的產物，一部份為資本主義本身

底需要所產生，或最低限度，爲資本主義在其成長中所保留下來。這些一部份在發展着，一部份在垂死中的階級，他們的極複雜與不斷變化的利益雖是在極複雜的形式下，一方面和資本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交錯，但并不與任何一方面完全相結合。這些中間階級給現代政治鬥爭以她的動搖的，充滿各種奇怪的意外的性質。

研究近代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律的理論家，不應當因爲這類現象的叢雜而驚惶。他應當在純粹的形態與典型的形態中，完全不顧那些圍繞着資本主義的其他生產形態的殘餘與萌芽去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反之，如果實際政治家以爲資本家及無產者是近代社會中的唯一的因子，而不注意所有的階級，那就會陷於極大的錯誤。

馬克思底資本論僅論述資本家及無產者。但在同一作者底布魯米爾第十八及德國革命與反革命（註）兩書中，就與此相反，除了資本家及無產者外，君主與游民，農民與小資產者，官僚與兵士，教授與學生同樣起着作用。在所有中間階級中，不久以前尚佔我國人口大部份的農民，經常引起本世紀德謨克拉西及革命政黨的特殊注意。城市的政黨以爲農民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甚至時時充滿着恐怖的東西。以前和教會、王侯、貴族進行過頑強的鬥爭的農民在現在卻很緊固地依靠這些制度。他常常用像其他階級爲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那樣力量替自己的剝削者盡力。德謨克拉西所給予他的武器，他卻往往用來反對他自己。

社會民主黨起初不大注意農民。社會民主黨——並不是資產階級字義上的民主主義人民黨，不是想做那種滿足人民各階級的利益（不管他們的利益是如何的矛盾）的善人，而是階級鬭爭底政黨。社會民主黨在其生存的最初幾年中完全致力於城市無產階級之組織。社會民主黨曾期待着，經濟的發展會替她清洗農村中的地盤，有如在城市中一樣，期待着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鬭爭，將使後者從牠們之中排擠出去，於是，純粹無產者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到後來就很容易征取農民羣衆。

現時社會民主黨已如此健全地成長了，城市對於她已經不是十分廣大的活動場所了；但是社會民主黨一走進農村去，她立刻就碰到那種曾經使以前的民主革命驚惶失措的神祕力量。社會民主黨看見，在農村經濟中小生產之消滅絕不是馬上可以實現的。較大的農村經濟的企業祇是緩慢地征取那種不得不讓出的地位。社會民主黨所依據的全部經濟理論在應用到農村經濟方面的時候好像是不正確的。但是如果事實上這種理論在對農村經濟的關係上是不合實際的，那末這當然不僅應該完全改變原有的策略，而且要完全改變社會民主黨底一切原則。這個問題，宗巴特在其最近著作中很尖銳地提出來了：「如果在經濟生活中，尚有未曾經過社會化底過程的諸領域，其原因，即在於小生產在某些場合中比大生產有更大的意義，更能生產；那怎麼辦呢？這裏便包含整個問題，牠是以農業問題的形式提出在社會民主黨之前。農民是不是在原則上要強迫改變社會經濟底觀念以及從這種觀念產生出的政綱呢？我們假定，實際上得出的結論是，在農業的發展中並沒有走向大生

產的傾向，而恰恰相反，在農業發展底範圍以內，大生產並不常是較高的生產形式。於是我們就提出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應不應該做那種意義的民主黨人，爲了包括小生產者，而相當地改造我們的政綱，並放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目的；抑或我們應當仍爲無產階級的政黨，保持這種社會經濟的觀念及目的，因而將其他份子從我們的運動中排斥出去？

「我之所以說『如果』、『假定』等等，這是因爲就我所知道的，尚無把握可以確定，何種發展的傾向存在於農村經濟之內，何種生產形式在農村經濟中是較高的，以及一般地講來，某種生產形式在這一領域內是不是較高的。可是我可以斷定，馬克思體系的主要點在此地是不適用的；我可以斷定，馬克思底推斷若不以繼續研究就搬到農村經濟底領域內是不行的。他關於農業問題曾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但是他關於發展的理論，是以大生產之發展，羣衆之無產階級化爲根據的，他的理論，係從這種發展中得出社會主義之必然性的結論，對於工業的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但對於農業的發展就不然。我覺得，祇有科學的研究纔能補充馬克思理論的這種缺陷」（見宗巴特著的十九世紀之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一頁，德文版。）

我們祇怕，在這一方面我們得長時期地等待着。關於何種經營更能生產：大生產抑小生產這一爭論問題一世紀來許多經濟學者都想辦法來解決，並且這一爭論的結局還不能判然分明。可是這并不妨礙，在理論家不斷爭論關於農業中小經營及大經營之優勢的時候，農村經濟已沿着發展底道路很健全地大踏步向前進。這種發展

是無可爭論的而且是可以很明顯地被描畫出來的。但是要研究這種發展，無須特別注意於大生產與小生產間的關聯，而離開社會生產底全進程單獨觀察農村經濟本身。

無疑地——而且我們以為老早就證明了的——農村經濟并不是沿着像工業一樣的模型發展起來的。農村經濟遵循着自己的規律，但這絕不是說農村經濟之發展與工業之發展相對立，并與工業之發展不相容，恰恰相反，我們要指出，牠們兩者都是向着一個目的進行的。不應當把牠們彼此孤立起來，而是必須視為一個同一過程之不可離分的分子，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理論，不祇是將這一生產方法之發展過程歸納於下述的公式：「小生產為大生產所排擠。」也并不是以為記住了這一公式就已經能把握着了解全部近代經濟的關鍵。

要以馬克思理論之精神來研究農業問題，祇是回答小生產在農業中是否有前途的問題，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農村經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所起的一切變化。我們必須研究資本是否把握住農村經濟，假如把握住，那末是怎樣把握地資本在農村經濟中是否產生一種變革，是否搞壞舊的生產形態，是否引出新的生產形態。

祇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纔能決定，馬克思底理論是否適用於農村經濟，生產工具私有制消滅過程是否一定不能達到這一最重要的生產工具——土地，

我們的任務很明顯地是要說明所有這些問題。

(註一) 德國革命與反革命一書著者不是馬克思，而是恩格斯。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時還不知道這件事——譯者。

第二章 農民與工業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往往（某些殖民地除外）首先在城內，首先在工業內發展起來。農村經濟大部份長期地仍爲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可是農村經濟的生產在工業發展底影響之下已帶有別的性质。

中世紀的農家族本身就完全是，或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公社，她不僅生產自己消費的食料，而且自己建築自己的住宅，自己製造家具及家用器具，自己做大部份自己的粗糙的工具，鞣製皮革，加工製造亞麻及毛，自己縫自己的衣服等等。農民自然去到市場上，但是他在市場上僅僅出賣他生產出的剩餘品，而僅僅購買（除鐵以外）足以存儲的奢侈品，他的生活之愉快及奢侈可以依靠市場的狀況，但不是他的生存要依靠市場的狀況。

此種自給自足的公社是不易破壞的。對於公社具有最壞影響的，祇有：天災、火災、敵軍的侵襲。但是甚至這些命運的打擊還祇是暫時的災難；牠們并未毀滅生存的來源。事先收藏在倉庫內的大量儲蓄往往是足以補救天災的結果；牲畜供給乳與肉；森林及水供給生活資料。在森林中就有建築用的木料，以便在已焚毀的家宅的地基上建起新的房屋。農民爲避免敵人起見常和牲畜及其他可以攜帶的家產躲到森林裏，等到敵人退去以後又再

轉回來，敵人的侵入無論怎樣蹂躪，但總不能毀滅田園、牧場、森林，這一些農民生存的根源。祇要有必要的勞動力，祇要人與牲畜仍舊無恙，那末損失馬上就會恢復了。

在我們這一世紀——十九世紀內，保守的經濟學者西斯蒙德就描畫了此種獨立農民的豐裕生活，此種獨立農民的地位便是他的理想，「農村的幸福——意大利及希臘光榮時代的歷史已將農村幸福描畫給我們——並非現代所不知道的。在一切農民土地私有權存在的地方，那種幸福，那種安全，那種信賴將來，那種同時保障幸福及美德的獨立性，到處都可同樣地遇到。和自己的兒女一道在一小塊祖遺的土地上盡力勞作的農民既不付租金給任何地位比他高的人，又不付工錢給地位比他低的人。他使自己的生產適合於自己的消費，吃自己的麵包，喝自己的酒，穿家內做的毛衣及他自己培植的亞麻製的衣服。這樣的農民不大關心市場的價格，因為他很少做買賣，而且向來就不受商業恐慌的破壞。他絕不畏懼將來，他把將來想像為美景；但是他為自己的兒女底利益着想，甚至可以說為來世着想，總要利用他日常勞作空閒的每一瞬間。他需要一些時間，以便將種子撒在地裏，經過一百年後就長成碩大的樹林，他開掘溝渠，永遠使他的田地乾爽，引導泉水，不倦地往復勞作，縮小他休息的時間以改善一切圍繞着他的各種牲畜及植物。他的小的遺產——便是真正的儲蓄銀行，常常準備接收他的全部小儲蓄，把他休息的片刻時間都變為價值。自然界的永久活動力使他的土地肥沃而且百倍地報償他的勞動。農民很敏活地感覺到和他的私有財產相關聯的幸福」（見西斯蒙德 I. G. L. Simon de Sismondi 著